

一、在片刻的黑暗中

艾雯

晚餐後，他又加班去了，我正自漫不經心地拿起編結物來排遣餘閒，電燈連招呼也沒有打一個，照例又收起它的光芒，周圍驟然落入深沉的黑暗裏。桌上早便準備好了蠟燭，可是我不想點燃，為的怕攪碎那份寧靜。

長久的黑暗果然使人感到窒悶。片刻的黑暗卻像一朵浮雲掠過夏日，也給在俗務羈絆中的人們透一口氣。

街上有一輛汽車緩緩地駛過，明晃晃的車燈將園裏的樹影映上玻璃窗，瀟灑拔俗，扶疏有致，多美的一幅活動水墨畫！平時又那來這般眼福欣賞？我凝視著窗戶等待再一次映現，可是沒有，倒是逐漸有些濛濛的灰白色，襯出了窗子的輪廓，想來是星光。

一串木屐聲敲著街磚過去，竟也這般清脆。在黑暗中一切感官都閒散著，只有思維卻更活躍，像一根游離的黏絲，在太空搖曳浮漾。我無意把它納入針眼，由它牽引著我輕叩記憶之門。

黑夜似乎總是關聯著夢，孕育著安謐，在我經歷過的黑夜中，最難忘的卻是：一個充滿了恐懼，一個洋溢著溫情和恬悅。

在那些恐怖的日子裏，不知經歷過多少這樣沒有燈亮的黑夜，有時夜更深、更靜。一天忙碌下來，人們正從夢裏尋求片刻安逸，突然，一聲尖厲的汽笛像魔鬼的呼嘯劃破了夜空——空襲警報！立刻，寧靜的心頓時像張滿了的弓弦，在黑暗裏摸索著披衣穿鞋，悄悄地出了城。黑黝黝的田野驟添不少一明一滅的，遮掩著的手電燈光，就似點點閃爍不停的燐火。黑壓壓的群山，黑幢幢的樹影，無邊的黑暗成為一片沉重的威脅，只聞急疾的腳步沙沙地擦過砂礫，再沒有人敢打破這沉默。忽然，輕微的嗡嗡聲來自遠遠的天際，立刻所有的耳朵都豎了起來，眼睛盡可能地搜索著深邃的天空，在疏朗的星星中，有一顆、二顆、三顆……正在移動著，驟然一道光亮從地面劃過夜空，驚起了宿鳥在樹上撲翅聒噪。緊接著遠遠地轟然連聲，閃灼的火光烘亮一個山峰又一個山巔，星星倏起倏落，追倂著的光亮也左晃右移，那確是壯觀奇景，但是看的人卻抱著待刑的心情，生命受著威脅，生死存亡只是瞬間的事，一分鐘就似一月一年。終於，聲音稀遠了，光亮隱淡了，從死亡的邊緣跨回現實，緊張的心情稍微鬆懈下來，這才覺得蹲在田溝裏或墓穴中的雙腿已經麻痺了。渾身更是冰冷濡濕，困頓地趑回家裏再去尋夢，夢已不復香甜。

二、寂寞

楊喚

當別人在張羅著怎樣過年的時候，我一個人懷著異樣孤獨的心情，漫步街頭，隨著急湧的人流，我竟走進擁擠不堪的菜場。那裏到處播散著一種混合的腥臭、污濁的氣味和漲潮般的嘈雜。看著那些蔬菜和魚肉，我陡地竟有一個中年人的心情。我竟想：假如我是一個女人的丈夫，幾個孩子的父親，在今天應該買些什麼，燒一餐可口的好菜？

現在，我怕，我怕寂寞真的會吞噬了我，但我對著它又是束手無策，它像是一個貪婪的傢伙，想喝盡了我的血。不論你走到那裏，坐在那裏，一種空虛、寂寞之感便在你的心頭升起，像一隻殘酷的大手，在向我亂抓。我更怕別人忘我的歡喜，和爽朗的大笑，因為那一片生命的騷動，會緊逼著我，逼著我面臨一座絕峭的懸崖。

真像一隻豬！有時我自己想著，想著，便黯然了。沒有一點顏色，不，是蒼白的，癱瘓的日子，我一如病在牀上的人，永遠爬不起來，又饑，又渴。想看書，我想拓展一下精神的領域。但我只有這樣，將永遠是這樣了嗎？

我被困在寂寞的峽谷裏。

沒有出息的我，又在想了，想那些我嘗得溫暖的日子。因為現在苦得很，回憶倒總會給你一點慰藉的，可是當你從回憶裏轉回頭來的時候，會更加沉重起來。

嘆息，嘆息，我是怎樣的改變了啊。我真有些不認識自己了。你說這可憐嗎？感傷，不，不只是感傷，我也煩躁，也憤怒。

我做夢似地，常常想望著有一份偶然的欣喜。但這偶然的欣喜又會從那裏來呢？我的心頭已張開著一張貪婪的大口，想吞噬什麼，一如虐待了我的寂寞那樣。

三、快樂的交通警察

黃英雄

十多年前為一睹尼加拉瀑布的奇景，千里迢迢到了加拿大與美國交界的小鎮。壯闊而震撼的景觀沒令人失望，但至今我依然難忘的卻是當地的一位交通警察。

瀑布上方屬休閒區，車水馬龍不難想像。販賣店前的十字路口是交通要道，一位矮胖的警察，以類似舞蹈的身段指揮著四方來車，他自得其樂地作雙手掏槍狀，示意右方暫停；接著又像麥克傑克遜誇張地跪地一指，指揮左方來車離去。經過的車主不時對他報以掌聲，他也欣然接受，甚至有三輛車的少女對他吹口哨呢！

事後我發覺觀賞交通警察的時間，甚至超過看瀑布的時間。那警察的輕靈動作始終縈繞在腦海中。看似簡單的事卻有許多令人深思的空間，起碼在台灣就從未有過這麼快樂的警察，或者說那麼喜悅於自己工作中的人。

其實人的本質差異不大，但重要的是先得認同自己和工作，這種過程需要人文素養的薰陶與結合。工作的專業固然重要，但欠缺這種出自內心的質感，終將為僵化所束縛，何況要將工作中的喜悅與環境結合，更要與人分享。

當你有機會進入各種餐廳，從服務人員端給你白開水的動作，將影響你用餐的心情。如果你發覺服務生是用一種近乎完美的優雅動作送上一杯水時，四周的氣氛頓時百花齊放起來，因為我們感染了她出自內心的自我肯定與自信。

也許有人會埋怨自己的工作單調無味，我建議應先檢視自己是否真的為工作盡了心，最重要的是要將工作與自我結為一體。沒有人願意否定自我，當然也就不會否定自己的工作。

台灣的空氣與交通，很難讓我們的警察在十字路口舞蹈；國際禮儀的缺乏，也使得我們不計較服務人員的粗魯。但對人文素養的追求卻是刻不容緩的。當這個社會上每個人，都能以最快樂和喜悅的心情去面對別人時，我們可以自豪地對全世界宣佈：台灣人個個都是藝術家。

四、瑞穗的靜夜

李潼

那年，經過一場激烈的競爭，我們總算考上家鄉附近一所理想中的學校。少年單純，還不懂得掩飾喜悅，甚至連驕傲也壓不住。放榜之後，像一隻隻新添華美羽毛的小公雞，四處咯咯咯叫，四處去招搖。為了慶祝這場勝利，我們四個好友，結伴到瑞穗溫泉露營。

那天晚上，真不巧，山腰竟然下起大雨。

剛剛燃起的營火被打熄了，營地泥濘，連帳棚也滲水，只好草草收拾，退到松林深處的日式小旅館投宿。

情景是有點狼狽，但興致未減。洗過溫泉，換上乾爽衣服，我們依然說笑打鬧，在木板迴廊上追逐嬉戲，整座小木屋被我們踩得碰碰響。

不知何時，旅館的老闆出現在門口，制止我們再玩下去。他面容和善，但我們明白，他是當真的。大夥只好很不是滋味地噤聲躡足，各自回房。但是我沒走，獨自留在迴廊發呆，好讓老闆知道我不甘心！

松林裡的雨夜，格外沉靜，溫泉水煙貼伏著坡地，如湖波緩緩湧去，五里外的小鎮燈火，在松針稀疏處閃爍，我不曾見過這般靜美的景象，凝視中，彷彿信手掀開落地帷幕，原以為舞台上空無一物，誰知布景早已妥當，一時仍不相信，只有失措張望。我想離開，卻又被一些窸窣窸窣的一些聲音喚住。那些輕細的聲音來自松林的深處與近處，來自溫泉的水煙裡，來自懸空的地板下和垂掛雨珠的屋簷。於是，我坐下來，靜靜聽、靜靜看。

在這之前，我從來不知，我是可以不喧譁的，可以將耳目精敏到這個程度，讓心思澄明得像一面鏡子，清晰映照童年種種，並隱隱顯現未來的路。

我第一次覺到沉靜的美味，在這個身心不安的少年時代，此後，我時時品嘗，從中成全了許多事。

五、人格者

林清玄

一位從年輕時代就以幫人按摩維生的盲眼阿婆，一直住在小鎮的郊外，有一天她帶著積蓄到鎮裏找水電行的老闆。

「陳老闆，可不可以在我家前的路上裝幾盞路燈？」阿婆說。

水電行老闆感到非常吃驚，說：「阿婆，您的眼睛看不見，裝路燈要幹什麼？」

「從前，我住的地方偏僻，沒有人路過，所以不覺得有裝燈的必要，加上那時生活苦，也沒有多餘的錢裝燈。現在我存了一些錢，而且從那裏過的人愈來愈多，為了讓別人走路方便，請您來幫忙裝幾盞燈吧！」阿婆說。

陳老闆聽了很感動，只收工本費來為阿婆裝路燈。

盲眼阿婆要裝路燈的消息，第二天就傳遍了全鎮，所有的人都被阿婆的善心感動了，主動來參加裝燈行動，大家紛紛捐錢，熱烈的程度超過想像。因為每個人都在心裡想著：「盲眼人都想到要照亮別人，何況是我們這些好眼睛的人呢？」

結果，阿婆家外的路燈不但全裝起來了，馬路擴寬了，通往郊外的木板橋也改成水泥橋，連阿婆的木屋都被用磚頭水泥重砌，成為一個又美麗又堅固的房子。

盲眼阿婆作夢也沒有想到，只是因為小小的一念善心，竟使得整個小鎮都變得光明而美麗，並且燃燒了大家心裏的火種，在那裝燈鋪路的一段日子裏，鎮上的人活得充實而快樂，知道了佈施使一個人壯大而尊嚴，充滿人格的光輝。

後來，盲眼婆婆死了，但是在那小鎮上，每個人走過她家前的馬路，立即記起那小屋裏曾住過一位偉大的人，一代一代過去，家長總是以盲眼婆婆的愛心作為教育孩子的典範，使得那小鎮許多年後還是一個滿溢愛心的小鎮，少年孩子走過盲眼婆婆的路燈下，在深黑的夜裏，沒有不動容的。

這個故事告訴我們，人的偉大與否，和職業、地位，乃至身體的殘缺都沒有必然關係，就在我們生活四周，有許多卑微的小人物，他們也像路燈一樣放射光明，教育我們，使我們能坦然走向一個更高超志節的世界。

六、沉思和微笑

宋晶宜

拿一面鏡子照照自己，便不難發現人在沉思和微笑時最美。

我們餓了就吃，渴了就喝，睏了就睡，這一切動作都是為了完成固定的目的而做，並沒有太多意義。

但是，當一個人支頤思念某人、思慮某事時，請不要打擾他，因為那一刻，他正為某人或某事而充實地活著。

沉思可以使人美化，例如一位癮君子為滿足菸癮而吸菸，和一位作家為尋找靈感而吸菸，兩者比較起來的話，後者的菸圈可能較美好。

我欽佩海倫凱勒，並不因為她在黑暗中的深刻體驗。她曾寫過一段話：「我曾與目光炯炯有神的人同行，但是他對海天、市街、書籍，似乎毫無所見。因此我覺得，與其是個能見而不能思考的人，倒不如只用心智在黑夜中摸索前進的人。世上唯一的黑暗，乃是無知和無覺。」

世上很少人不會沉思，只是常常不願去沉思而已。

有人說，照相的時候嘴巴發出「衣」或「西」的聲音，便像在笑。如果你照著做了，的確，嘴巴是咧著的，牙齒也露了出來，但那並不很像「笑」。

如果你想著一則笑話，想到一個滑稽明星，想起一段趣事，你的心先笑，然後嘴巴跟著咧開，牙齒也露了出來，但那並不很像「笑」。

如果你想著一則笑話，想到一個滑稽明星，想起一段趣事，你的心先笑，然後嘴巴跟著咧開，牙齒也露出，鏡頭攝下來，那會是一張笑得很好的照片。

當你獨處時，多多沉思；當與人共處時，多多微笑。那麼，不要在乎自己的五官長得如何，你是很可愛的。